

畬族

畬族研究书系



语言

游文良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畬族研究书系

畬族语言



主 编 汪 毅 夫
副 主 编 蓝 炯 熹
郭 志 超

游 文 良 著

策 划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福建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畲族语言/游文良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6

(畲族研究书系/汪毅夫主编)

ISBN 7-211-03885-3

I. 畲... II. 游... III. 畲族—民族语—语言学
IV. H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5001 号

(畲族研究书系)

畲族语言

SHEZU YUYAN

游文良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20.75 印张 4 插页 499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11-03885-3

H·143 定价: 37.9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序

汪毅夫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畬族是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兄弟民族。畬族有总人口 60 余万，是一个“大分散、小聚居”的散居民族，主要分布于闽、浙、赣、粤、皖、湘、黔七省的一百余个县（市）。畬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多彩，人民勤劳勇敢，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早在隋唐之际，畬族就已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宋代开始陆续向闽中、闽北一带迁徙，约在明清时大量出现于闽东、浙南。这样，畬族居住的大本营就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转移到闽东以及浙南等地。畬族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得更早，尽管史料缺乏，但仍可以通过与若干相关的南方少数民族（苗、瑶）的文化比较研究，探寻其源。此外，还可以通过古今畬语的普查、发掘、整理及其与若干相关的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分析，来作为族源探讨的又一途径。无论在定居还是迁徙的过程中，畬族与客家人和闽南人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研究同时也是对畬族与客家等汉族民系的文化互渗的解释基础，体现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畬族历史上的迁徙过程和延续至今的杂散居分布格局，使得家族组织在社会生活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了。畬族的文化渊源和历史经历所浓缩或转化为的民俗风情，丰富了我国民族大家庭的文化内涵。

畬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初就开始了。其中，二三十年代，董作宾、钟敬文、罗香林、林惠祥、沈作乾等人，及 40 年代凌纯声、林耀华、傅衣凌等人对畬民的研究已在学界产生一定

的影响。德国学者史图博（A. Stübel）等人的《敕木山畚民调查记》这田野调查实录，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1956年，全国人大民委和国务院民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组成了调查组，对畚族的社会和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1958年，在国家民委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畚族地区的有关单位，为了完成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写作，又对畚族地区作更深入和普遍的调研。这时，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吴文藻、费孝通、潘光旦等人，也到畚族地区考察。8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化和大量研究成果的出现，畚族研究进入了更加系统和深入的阶段。许多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家等都对畚族研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

“畚族研究书系”由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和福建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联袂策划，约请了畚族研究的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编写而成。这是我国首部畚族研究丛书，也是现行的为数不多的研究单一少数民族的丛书之一。该丛书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畚族历史、文化，以学术性和可读性相结合，力求反映出当代畚族研究的水平。因此，本丛书不是对畚族文化进行面面俱到的通俗性介绍，而是选取畚族研究中的闪光点，即畚族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侧面和在畚族研究领域富有启发性、突破性和关键性的论题，进行深入研究，构成丛书的总体内容。

历史和文化延续至今并走向未来。本丛书将为畚族的社会文化变迁，特别是与文化相关的经济、社会事业建设，提供某些借鉴和启迪。

2002年9月

目 录

序	汪毅夫
绪 论	(1)
第一章 语 音	(39)
第一节 声 母	(40)
第二节 韵 母	(47)
第三节 声 调	(80)
第四节 连读音变	(84)
第五节 语音特点	(88)
第六节 字 (词) 音对照	(99)
第二章 词 汇	(183)
第一节 词汇特点	(184)
第二节 特征词	(190)
第三节 词语比较	(217)

第三章 语 法	(384)
第一节 词类特点.....	(385)
第二节 词语组合特点.....	(401)
第三节 句式特点.....	(406)
第四节 语法例句比较.....	(411)
第四章 古畬语考	(444)
第一节 概 说.....	(445)
第二节 古畬语中的古壮侗语词考.....	(458)
第三节 古畬语中的古苗瑶语词考.....	(490)
第四节 古畬语中的古汉语借词和不明来源的词语··	(505)
第五章 畬族语言与汉语客家方言	(519)
第一节 概 说.....	(520)
第二节 现代畬语中与多数点客家话相同或相近的 词语.....	(549)
第三节 现代畬语中与少数点客家话相同或相近的 词语.....	(569)
第六章 畬族语言与畬族居住地汉语方言	(578)
第一节 概 说.....	(579)
第二节 现代畬语中与汉语闽东方言相同或相近的 词语.....	(591)
第三节 现代畬语中与汉语闽南方言相同或相近的 词语.....	(602)
第七章 畬族语言与畬族文化	(620)
第一节 概 说.....	(621)
第二节 畬族传统文化.....	(627)
第三节 畬语为畬族文化研究提供线索或证据.....	(650)
后 记	(656)

绪 论

全国畬族分别使用两种畬语。本书论述的是占全国畬族总人口 99% 的畬族所使用的畬语。

“绪论”回顾了畬语研究的历史，简介各个历史时期畬语研究的概况、主要著作和有代表性的观点，并提出今后畬语研究的重点内容；“绪论”把史家研究畬族族源的成果和畬语的发展演变历史地结合起来，论述了从历时角度把畬语分为古代畬语、近代畬语和现代畬语的观点；概述现代畬语的内部特征和外部特征；“绪论”还介绍了现代畬语的分布和方言的分区、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写作宗旨。

一、畬族、畬语

畬族是我国东南地区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等省。据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畬族共有 630378 人，其中，福建省 349052 人，浙江省 173250 人，江西省 76607 人，广东省 26511 人，安徽省 2357 人。1991 年，湖南省认定畬族 2525 人，1996 年贵州省认定畬族 41500 人。

畬族内部交际时，使用本族内部通行的语言，与外族交往时，则使用畬族居住地的汉语方言或汉语普通话。

畬族内部交际时，分别使用两种语言。居住在广东省罗浮山区的惠东、海丰和莲花山区的博罗、增城 4 县共 1200 多自称“活聂”（ho²² ne⁵³，山人）的畬族使用的是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跟瑶族布努语炯奈话比较接近。^①除了上述惠东等 4 县的畬族外，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以及广东省凤凰山区的潮州、丰顺等地，占全国畬族总人口 99% 多的畬族使用另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包含有古畬语成分（主要是壮侗语族语言成分和苗瑶语族语言成分）的底层，汉语客家方言成分的中层和现畬族居住地汉语方言成分的表层。本书记述和讨论的就是这种语言。

畬族没有反映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历来都用汉字来记录本族歌谣、族谱等，各地畬族学校都使用汉语文课本教学。畬族在记录本族传统歌谣的抄本中，也有利用与本族语言同音的汉字或利用汉字的一些偏旁结构另造新字来记录本族语言中一些特殊音、义的情况。如：

① 毛宗武、蒙朝吉《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1986 年版。

“何”人——有人	“唔”去——不去
“分”你钱——给你钱	“分”人打——被人打
“度”亲——娶亲	“掌”京城——住在京城
“眈”戏——看戏	“髻”你讲——跟你讲
“喎”人——叫人	“甥”歌——男女对歌
“仰”佢大——看他长大	“撈”封——讨封 ^①

二、畬语研究的回顾和畬语研究的重点内容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学术界对畬族语言没有进行过专门的调查研究，对畬语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实际上，畬语研究是从民族学研究拉开序幕的。1925 年，沈作乾在《括苍畬民调查记》一文中说：“畬族之言语甚类粤语，或曰‘完全粤语也’。”^②接着，他举了 14 个括苍畬语词为例，现抄录如下（沈氏用汉字给每个词语注音，下例括号内是汉字注音，注音字的四边角加“0”号是分别表示该注字应读的平、上、去、入四个声调，不加“0”号的是按原注字声调读）：

一（益⁰）、二（⁰而）、五（⁰哦）、九（⁰苟）、尔（尼）

我（⁰额）、他（其）、父（爸）、母（埋或煤）、夫（老公）

妻（老婆⁰）、雄鸡（⁰盖公）、牝鸡（盖⁰毋）、杯（钟）^③

显然，上列各词的汉字注音跟该词的实际读音出入很大，难怪董作宾说他对沈的汉字注音“只有用一种猜谜的法子去猜”，因而，所注的汉字不论是按“括苍音”还是按“国音”都无法证明他所

^① 摘自《畬族高皇歌》，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国广播电影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③} 沈作乾《括苍畬民调查记》，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 1 卷第 4、5 期，1925 年。

说的“畬民之言语甚类粤语”。1926年，董作宾在《说“畬”》^①和《畬语十八名》^②二文中论及畬语。他在《说“畬”》文中指出：“畬民的语言，有人说似官话，有人说似广东话，但据沈作乾先生所举括苍畬语的例又极像福州话，但无论如何，畬语和汉语是一个语根，这是可断言的。”^③他在《畬语十八名》一文中，就是用他自己所说的“猜谜的法子”把沈作乾所举的畬语词“猜”出读音来，并与福州话的读音作比较。显然，他所“猜”的读音也不符合括苍畬语的实际，畬语“极像福州话”的结论更是错误的。1932年，德国人史图博（stübel）和国人李化民合著的《浙江景宁敕木山畬民调查记》一书出版，书中立“语言”章，用德文字母标音，记录了景宁敕木山畬语的124个词语（其中数量词12个，代词3个，表时间的名词7个，表亲属称谓的名词11个，表身体各部分名称的名词17个，表动物名称的名词12个，表植物名称的名词18个，其他名词22个，动词或动宾词组22个），7个单句；该书还在“文学·民歌”章中，用德文字母标音，记录了景宁敕木山畬歌4首（其中，婚礼歌2首，每首6节，每节4句；喝茶歌、劳动歌各1首，每首2节，每节4句。4首共16节，64句）。这是我们见到的50年代以前记录畬语最多的著作。尽管所记材料中有记音不准确，没有记声调和对一些词素理解错误等缺点，但作为民族学者，能把一种陌生的民族语言记录到那样程度，为我们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应该说，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50年代，中央曾于1953年和1955年先后派出调查组，深

①③ 董作宾《说“畬”》（闽音杂记之二），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4期，1926年。

② 董作宾《畬语十八名》（闽音研究之三），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20期，1926年。

入福建、浙江、广东等省的畬族地区进行民族识别的调查工作，1958年，又组织一个调查组，对上述畬族地区进行了畬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工作；但对被调查地区的畬族语言均未做过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因此，50年代语言学者在《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系属概况简况表》中，把畬族列为与回族、满族一样“通用汉语文”的民族，在介绍各民族使用语言情况时，多持“各民族中除回族、满族、畬族通用汉语外，其余均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观点^①，甚至在70年代后期修订的《辞海》里，仍然沿用这个观点。

1956~1958年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普查时，调查队在广东省的惠阳、海丰、博罗、增城等县，首次发现这些地方的畬族内部交际时使用一种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接近苗语支的语言，有关学者认为，这种语言就是畬族的民族语言。60年代初期，曾在内部刊印的《畬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中采用了这个观点^②。

1963年，黄家教、李新魁发表了《潮安畬话概述》^③一文。该文归纳出“潮安畬话”的语音系统（16个声母，55个韵母和6个声调）和语音、词汇、语法特点，并指出：“畬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古代的畬话也许同现代的畬话不一样”，“现在我们所调查的畬话，其系统十分接近汉语。这就是说，它很接近汉语的潮州方言（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地方是接近客家方言的）”，“但它还保存一些自身的特点，仍然不与汉语完全合一”。该文是全国99%畬族所使用的畬语的第一份调查报告，它拉开了神秘的畬族

① 据施联朱《解放以来畬族研究综述》，载《畬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② 见毛宗武、蒙朝吉《试论畬族语言的系属问题》一文，载《中国语言学报》第2期，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③ 黄家教、李新魁《潮安畬话概述》，载《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第1、2期合刊。

语言的面纱，首次向人们披露了这种畬语的概貌。当然，正如作者所说，当时，对畬话的调查“仅是一个开端”，对于古代畬话的面貌，为什么潮安畬话“很接近潮州方言”，又“接近客家方言”，以及现代畬话中为什么会“保存了相当多的中古汉语的语音特点”等问题，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都做出详尽的解答，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因此，作者指出，“对广东境内以及东南沿海各省的畬话进行比较全面而深入的调查是十分必要的”，这正是说到了点子上。

1980年施联朱、蒋炳钊、陈元煦、陈佳荣合编的《畬族简史》^①一书指出，“畬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畬语和汉语客家方言很接近，但在广东的海丰、增城、惠阳、博罗等县极少数畬族使用接近瑶族布努语”的一种语言。显然，作者认为“畬族有自己的语言”是指“跟汉语客家方言很接近”的那种语言，同时也指出广东惠东等4县畬族使用另一种语言。

1980年，罗美珍《畬族所说的客家话》^②一文发表。罗文认为：“畬族使用两种语言，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的畬族使用的是畬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约有一千多人，占整个畬族人口的千分之四左右；其他地区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畬族，使用汉语客家方言。这种客家方言同现在汉族使用的客家方言不完全相同，同汉语客家方言的分布也不一致，因此可以说畬族所说的这种话是一种超地域而又具有一定特点的客家话。”^③在这里，作者明确指出，全国绝大多数畬族使用的语言就是汉语客家方言，并认定广东惠阳等4县少数畬族使用的语言是

① 施联朱、蒋炳钊、陈元煦、陈佳荣《畬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③ 罗美珍《畬族所说的客家话》，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畬语。继罗文之后，毛宗武、蒙朝吉先后发表了《博罗畬语概述》^①和《试论畬语的系属问题》^②二文。此二文对畬语的认识与罗美珍持相同观点。作者指出：“在60年代以前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很少有人知道畬族还有自己的语言，并在日常生活中作为交际工具。一般认为畬族使用汉语的客家方言，没有本民族语言。”“1956~1958年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普查时，我们在广东省莲花山区的惠阳（现属惠东）、海丰和罗浮山区的博罗、增城等县的十多个山村里，首次发现畬族还保留着本民族语言。经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的有关同志初步比较研究，认为这种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接近苗语支语言。”^③1986年，毛宗武、蒙朝吉又出版了《畬语简志》^④一书，书中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作者认为：“约在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以广东潮州凤凰山为中心的粤、闽、赣三省交界地带，已形成一个比较广阔的畬族先民聚居区。他们在这个三省交界地区居住到公元十三、十四世纪前后，才有一部分陆续从汀（州）、潮（州）一带往闽南、闽中、闽东、闽北以及浙江等地移动。……在这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中，尤其是后一个阶段，现今说客家话的部分汉族先民大批地进入粤东地区以后，畬族语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畬族先民杂居、散居在生产力比较先进、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在数量上又占优势的说客家话的汉族先民中。他们共同开发大自然，共同抗击封建王朝的压迫和剥削，休戚相关。在亲密的交往中，汉语客家话逐步成为他们的共同交际工具。同时，畬语也大量吸收了

① 毛宗武、蒙朝吉《博罗畬语概述》，载《民族语文》1982年第1期。

②③ 毛宗武、蒙朝吉《试论畬语的系属问题》，《中国语言学报》第2期，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④ 毛宗武、蒙朝吉《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生产技术、文化教育方面的客家话借词，有的词语经过并存异用，并存并用阶段，有的就直接为畬语所吸收，丰富了畬语。然而，畬语的使用范围缩小了，这样，畬族先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着双重语言，在庭院和与本民族的交谈中用畬语；在跟其他民族交际时用汉语客家话。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双重语言，最后导致大部分畬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在任何场合中都使用汉语客家话。……今天福建、浙江、江西等省以及广东潮安（即潮州）一带的畬族就是属于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基本上使用汉语客家话的类型。至于广东博罗、惠东一带的畬族，深居崇山峻岭，很少与外界接触，虽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语言，可是畬语中也有大量的汉语客家话借词。”概而言之，作者认为：“畬族原来使用一种语言”，“其语言面貌跟今天惠东、博罗一带的畬语相似”。以后，“居住在广东省博罗、增城、惠东、海丰等县的畬族……他们保留着原有的语言。这种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族支，跟属苗语支的瑶族布努语炯奈话比较接近”。而居住在福建、浙江、江西等省的畬族，则是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语言，改用汉语客家方言交际。最后的结论是：广东省博罗、增城、惠东、海丰4县一千多畬族使用的语言就是畬族的民族语言。^①

对上述罗氏和毛、蒙氏的观点亦有持不同意见者。蓝周根的《畬族有自己的语言》^②和雷先根的《畬语刍议》^③这两篇文章都表示不同意关于“畬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改用汉语客家方言交际”的观点，他们认为，现在绝大多数畬族使用的接近汉语客

① 毛宗武、蒙朝吉《畬语简志》。

② 蓝周根《畬族有自己的语言》。载《畬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③ 雷先根《畬语刍议》，载《畬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家方言的语言就是畬族的民族语言。这种语言之所以接近汉语客家方言，那是两族文化互动、交融的结果，客家话就是中原汉语融入了畬语后才形成的，而畬语也融入了大量的客家话。显然，他们不同意把惠东、博罗等4县畬族所使用的语言看做是畬族的民族语言。朱洪、姜永兴在《广东畬族研究》^①一书中对广东惠东、博罗等4县畬族保留了原来的畬族语言的观点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居住于罗浮山、莲花山地区的畬族，跟粤北南下的瑶族频仍交融，民族成分上互变共存，以至达到畬瑶不分”的地步。“罗浮山、莲花山的畬语明显受到瑶语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延至凤凰山又消失殆尽”。他们认为：“这是瑶文化对罗浮山、莲花山畬族的渗透，以及两个民族在粤中的交融而致成，故罗浮山、莲花山的畬语是否就是畬族的原生型的语言，值得进一步研究。”^②游文良在《论畬语》^③一文中也表示了自己对博罗等4县畬语的看法。游文认为，罗浮、莲花山区的畬族从来源于湖南潭州，槃瓠王有六男六女的传说，使用属于苗瑶语族的语言等特点看，都跟凤凰山畬族不一样，而恰恰跟广东的瑶族一样；而且罗浮山、莲花山的畬族历来认为他们是“瑶”而不是“畬”，这种自我意识也不同于凤凰山区的畬族。据此，游认为：历史上，罗浮、莲花山区的这支畬族可能就是瑶族的一支；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瑶人说瑶族语言自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因而，惠东等4县畬族的语言是畬族原来语言的观点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了；退一步说，若罗浮、莲花山区的畬族不是瑶族，确是畬族的话，那么，惠东等4县畬族的语言是古代畬语保留下来的说法仍然值得研究，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可以说闽、浙、赣的

①② 朱洪、姜永兴《广东畬族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 游文良《论畬语》，载《畬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畬族可能放弃自己的语言而改用汉语客家方言，为什么长期远离粤东畬族大本营的罗浮、莲花山区这一小支畬族就不会也放弃自己原来的语言而改用跟他们关系密切的一支瑶族的语言呢？同时，游文还讨论了从古畬语到现在闽、浙、赣等地畬语的演变阶段和层次，从而证明了现在绝大多数畬族所使用的这种语言是从古畬语演变、发展下来的，应该承认它是畬族的民族语言。

关于广东、惠东等4县畬族语言的系属问题，陈其光在《畬语在苗瑶语族中的地位》^①一文中也提出了不同意见。陈文探讨了惠东等4县的畬语与苗语、布努语、勉语的语法演变规律和语音演变规律后认为，惠东等4县的畬语更接近勉语。同时，还通过历史记载、图腾传说和地理分布等方面论证了惠东等4县的畬族与说勉语的盘瑶关系是最密切的。他认为：“从迁徙的传说来看，增城畬族的《雷蓝盘氏族谱》称他们的远祖原住湖南潭州，后来的六祖公和七祖公都住在连州。潭州就是现在的长沙，连州就是现在的连南、连山一带。这不但说明畬族^②祖先是从小湖南迁到粤北，再从粤北迁到东江流域的，而且说明畬族^③就是‘莫瑶’的一支。”^④

上文我们回顾了数十年来畬族语言研究的概况，简要地介绍了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和分歧意见。应该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分歧仍然存在，像畬族的民族语言等一些重要问题尚待继续研究。

随着全国编史修志工作的开展，提供畬族语言基础材料的著作陆续问世。《福建省志·方言志》^⑤中附有《福建畬语》章，

①④ 陈其光《畬语在苗瑶语族中的地位》，载《语言研究》1984年第1期。

②③ 这里的“畬族”应指广东惠东等4县的畬族。

⑤ 《福建省志·方言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